

公言

(定價報目)

日出一張國內	每月大洋六角	半年大洋三元	全年大洋五元	寄在內日本	鮮同歐資南	郵票九折
--------	--------	--------	--------	-------	-------	------

費不盡其分江梯角洋票

募民廠金券  
甲種 乙種  
一萬 三萬  
元 元

●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



( 拙守 )

我啲的哭了一笑爲什麼要叫海覺呢。這時夜已深了，外面怪響又作，阿小妹來，海棠即忙出去。

## ( 哲 理 )

漸漸地入我耳鼓，  
外面什麼事，我故意問阿徽，  
媽媽打阿小妹，就是海棠，  
你的媽不是已經死了嗎，  
阿徽聽了我的話，兩顆明珠似的

## (才三)

對意圖，把那些老婦人幾句、含含糊糊的，答覆了回去。他問：「結果，是把舊雜誌賣上，別人的著作抄了幾句，將題目變動動動，稍加添了數句之乎也者，便寄往一家報館去，那報館的編輯，竟給我瞞過了兩天，便把我寫好的抄品登出，看者直驚得抓耳撓腮，正在預備再抄一篇去，不料第二天原作者，已經駕着，到報館裏告發，這稿也不客氣，我把原作者的價，完完全全的吞於帳上，並且在價後面，加一大篇冷嘲熱諷的話，誹謗了我自己這些差錯之後，便舒舒服服的研究學問，再誓不再抄襲旁人的東西。」

有一天我去拜薩○的朋○上根生，他結婚才不到兩個月咧！他們的妻倆，結婚得很投機罷！那個道子女子，從生到過外留學，那更會念書呢！下面就是根生說他妻子的話，根生說：『伊也不知道丁一兩到曉，不是讀書，一定是繡花，總也不說什麼話已話了的，開房之樂，在那裏呢？』伊一同出去也不回，不要說什麼、『宴會啊！跳舞啊！之際……』一些也不知道，我出去，朋友總得問你夫人怎麼咧！不回來啊！唉！教我不什麼話回答他們咧！

有一天，我又到一家朋友那裏去，他也是結婚不到兩個月咧，也有奇怪，他說我也不住的咳嗽喘氣，原來他新夫人太新式了！他說：『伊也太不知趣了！一天到晚，總是坐在外面，就是不開口，定是寂寞，撇我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獨守空閨，這也是用著，伊一個月的費用太大了！教我那窮擠住在一起，就是家裏也應該收拾收拾，呵！娶妻原是管家的，長此以往，如何料理呢！……』我說他他們兩夫妻，何不各換一下子。

( 泓石

我聽的哭了一笑爲什麼要叫海棠呢。這時候已深了，外面怪聲大作，阿徵臉色驟然變了，雖裝成強笑。但是，她那驚恐的形色，一時流露，露出笑容中，外面一陣狂風之聲，颯颯，颯颯，這幾天你沒有生氣，不轉念如嗎。這幾聲因恨而罵，漸漸地大我耳鼓。

外面什麼事，我故意問阿徵，媽媽打阿徵小妹，就是海棠，你的媽不是已經死了嗎，阿徵聽了我的話，兩顆明珠似的

眼淚，不大得滾了下來，我那裏的嘴啊，可憐他早已死了，我那裏是我，接着嘆了一口氣說，我的媽不死，我何致到這裏，好恨心的哥哥，因爲嫌嫌之故，竟把我推到這地獄中，要是你在我，你肯任他嗎。

阿徵自言自語地哭泣，我不敢大聲，我恐怕被牢的獄母知道，要累他挨打，因此不敢再往下說了，過了五分鐘，我才說，我要

阿徵拭了淚，堆了一副笑容，

( 生西丁 )

**一夜** (下)

(石)

眠淚、不尤特滾了下來，  
我那真的嗚咽，可憐他早已死了  
這道，這裏是我的。接着嘆了一  
口氣說：我的媽不死，我何致到  
這裏，好狠心的哥哥，因為結婚  
之故，竟把我推到這地獄中，媽  
爹是你在世，你首任他嗎？  
阿微自言自語地哭泣，又不敢放  
聲哭，我恐怕被伊的假母知道，又  
要緊地換打，因此不敢再往下問  
了，過了五分鐘，我才說：我要走  
了。  
阿微拭了淚，堆了一副笑容，

丁已春、子福瀛瀛、寓旅泰十六號、鑾房兩板、既濟且靜相、居  
適、時老友秋瑛、租繼泰震園壽公司於三馬路、以助清血相、旬  
餘以為常、一日歸晚、見十七號之電燈明亮、乃仍宿寓中、盡而奉謝相、旬  
一室間以極、予思愍為高、此不覺便入清睡、空際寂寂、如巡行然  
報紙聲響、始知君若藉藉來、予幸結芳鄰、服藥之念忽興、晨起  
飯飽、公舉即歸、未交、忽有二三女郎衣冠楚楚、作學士裝、直趨予室  
就正堂、紫英安住、予知其誤、笑曰：想彼一知有誤、女上且坐、  
余以煙茶、談話、其一間于姓并、并告之、其後凡相見、必含笑為禮、將出  
非十七號耶、叩非也、十六號耳、則細細驚愕、數次歎曰：爾同出  
適彼水相逢、何必可仰、予與女士隣居、君子立前對曰：爾同出  
之夜、我之度也、况我人皆讀書明理者、何事匹夫匹婦之遺孽、  
於是同坐、有頃始去、紫英因予之款其友耳、憤憤然立罵、一巨句  
以報、美人之貽、予剛而受之、此後凡相見、必含笑為禮、至極處  
知彼在職電話局、以旅泰賬司為其叔、依之有關係也、邂逅之間  
覺得一風矣、有時至其室、位階整潔、見彼童大妹小各一、與  
室同、而中牀簾幕、與予室小床迥絕一版、枕套整潔、夜間睡大  
也、鬼史、七日劇評、化妝學等、彼受而向商、若有疑處、予乘閒  
及若、女上而睡小床、即招人叩接夜話、如有客中寒疾哉、女曰  
榮於類、不等亦不拒、因謂曰：君非夜臥大床眠乎、曰否、予新還  
來復矣、女亦不置可否、入夜臥枕、轉輒不寐、而隔房久無聲息  
乃低語曰：妹以我為狂且乎、我習戲而得、相相調謔、今泥甚矣  
着、而以戲翼之足以增人愁思也、忽聞撲破窗、就眼觀、已難尋  
聞、予伊逼矣、曰睡乎、不答、揭帳帷叩指叩板、曰：幾睡矣、  
耶、又不答、久之無聲、又叩之曰：幾睡矣、曰：似夢成夢、驚醒而臥、  
予纔睡入夢、而面我幾睡使人夢耶、曰似夢成夢、驚醒而臥、  
不變動、曰以此初勿狂、適叩之動、目雖裂以寸、女亦不報、  
果動、予復推之、不意脫帳離搖、彼此驚恐不敢寐、則嘖嘖一聲、  
毀、予能全去之、曰去之何為、曰安之、曰從大牀眠、曰善佳  
較前稍低窩中、既而我將睡、白安之、曰從大牀眠、曰善佳  
蒙面、予誠誦人識、曰勿慌、予非貪食人者、餘枚肉無恙、法  
板、隙不遽尺、予何能知基督空、加身相親、予室深已塞、妹有  
茶、幸賜小一盞、予能輕愛播予、接而吻其衣裏、軟玉溫馨、歷末  
個、已魂斷矣、是使情靈驚焉而陳露畢竟暗波云。

日本醫學士  
**席時泰**

外所 北門外海邊  
本館 院內二二號  
中法藥房 內二二號

時候還早哩，三少爺再生一下，  
已經三點鐘了，我立起身來，  
從衣袋中摸出一個 憲大帝交給  
伊，  
那末不留心，明天再來呀，這些話  
我絕不留神去聽，匆匆下了樓，  
恍惚失了什麼似的，在清朗  
的月光下，靜寂的道路上，不住  
的感想，真好福氣的貴婦人，翠

## (士道小)

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狼狽逃遁後，其平日自欺欺人之種種道術法力，已真相畢露。但據本編魏城老道士言，張天師之道術如何，固爲一種問題，而其教門八十六條，則早已認定。蓋道士所空所穿之八卦道袍，固爲八十六條，現在之張天師，已第六十三代，與八卦之數僅差一代。豈非氣數將盡乎？小道士聞此，以爲尙覺言之成理。故錄之，以告注意張天師者。

(亞第京)  
案者山

「戀愛的結果，是死亡和離，有業便有散，是一般的公例，若要不散，只除非不聚是第一妙法，但散為聚之果，散亦可為聚之因，留下一副不死的身軀，將來或有復聚之一日，真使死去，便永無聚不着矣。」這嚴酷的擊盪，發生在一間書房裏邊，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站在那裏口講手揮的演說，一個二十歲的人，坐在書桌的左方，聽着。

「我在這慘無人道的專制婚姻底下，既辜負了自己，又辜負了他人，便度過時日一刻，又難免比維利還變愛，你要是能盡盡的職務，使我的一切紀念，一切煩惱，從此完全結束，我必感激你到萬分，不阿……」

後生說到這裏，忽然從外邊圍圍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猛力將那

(續)

壞的名士，在一年以前，他在一家經營文字的府中，當家庭教師，借著文字因緣，和那府中的主母，發生了一種強烈的精神戀愛，被允當家庭教師，後來因為別種原因，不能不辭了出來，從此侯門冷落，一面無緣，後生便鬱鬱無聊，便得了神經衰弱之病症。這天，後生在書房裏過，出了一陣神，開了箱篋，抽出一管小槍，用右手握定了，對着那管手槍說道：「你便是使我脫離痛苦海，超昇福樂世界的一個接引轉者，

迴歸返鄉縣，市與家人見，兒童問客來，尋妹避不聞，賴有記事家，獨過蕭瑟宵，變異在形骸，片心初未遑，從頭拾履痕，慚慚敗室，獨有同心人，身殉水吞嚙，死黑生者追，半壁焚灰喪，生死分錢，誰能調泡電。

泡電渾莫測，理可靜思得，上下天地間，浩然氣充塞，一切衆生中，空中定遊式，不飲亦不食，假物成式憑，與人若何，草木輕春榮，猶是當年植，見蟲入服各，電鳴驚其蠢，如謂長生，何以傾且直，如謂合消亡，何以又生殖，可知劍復陽，生潛伏有山河，風大搖且揚，羊灰復爲人，人死復爲羊，乃至十生十死，生死相續忙，何如不生蝕，永永依空安，解脫千劫量，立見莊場，若不如是者，業緣引延長，靈落色相內，鞅轡極沙渺，不覺殺害，有如此中風狂，化身及假爲，徒爲世之殃，降降歸齋絕，炎隨滅亡，其生不足道，其死何悲傷。

(石仲)

婚姻問題是人生的大事，是社會的重要問題，吾鄉某某姓，本世祖，素稱賢女，彼時子已開，俱在幼稚，父母賢然爲之訂婚，迨今日，男長女大，智識已開，咸不歡意，未敢明言，乃因舊家庭束縛，難達自由之目的，於是鬱不得志，在旁人早已明白，而家尚佯作不知，擬欲施以專制，強迫結婚，不意新觀風遠避，已東洋求學，兩家頗起惡態，社會上譏爲「一種笑話」，親戚間藉端來干涉之舉，於此可見矣，我之希望，今之主持風化者，亟宜刻方訂婚制婚姻的遺毒，救政一方面自由結婚的流弊，提倡折衷制，爲多數男女青年造福，是亦挽回頹風之一也。

(拙守)

金內姊楊朱氏、係外舅朱嵩南先生之女也、天性誠篤、禮教風  
年十七歲、曾割肉以療疾、歲二十七、歸原籍安徽壽縣在蘇  
楊昌那爲室、生有一子、命名廉齋、泊清光緒十八年、伊夫吳祿  
歿蘇、時節年才二十有九、上無翁姑、下無幼孫、孀身寡、竟亮子立  
形影相弔、旋因胞弟祖懋又遭身故、老母孀子清切、雙目失明、  
孤寡依母同居、爲子侍奉、彼古人以吾拙治之法、及至月、  
光明、人皆以爲所處、亦甚重、誠齋課徒、聊作儒術、  
孤成立、習業紗織、而時景泰輪船支稍稍自慰、統計一生苦勤  
、垂三十餘年、前鄉鄰親族陳陳實實、皆路者、請政府、授獎  
總統章等、芳徽長照、照裏掛條例、頒給朱松白匾額、褒獎  
白鐵章等、功微長照、久欽松柏之標、形影斯揚、以邀大功之  
金忝居戚黨、深知頗末、值世人心目下、荷道極地地無遺、特刊  
以風世人焉、

殊、貪婪

吾鄉鄰語：九月菊花賞。先生訂  
館忙，在科舉時代，此風頗盛。  
現在已成爲過去名詞，不足道矣。  
然私塾未絕於天下，則先生一  
席，亦不能謂絕無進退，每當秋  
七八月，一般請館專家，早將秋  
生之大計填出，昌置於集，曰：「

10

四民主義 (紀念)

● 大 大

家庭中，却是老四子提議請他  
我聽人說，他老要否認，主張到美  
國去住，他小要又出來反對，  
說是非到日本去不可，小海反對，  
又提出抗議，主張到上海去住和  
界，一家四口子，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各不相讓，結果釀  
得一個流俗，俗語說，一國三公  
，無所適從，現在他們共有四個

1998

問客來，毒以避不觸，賴有記事，初未覺，徒謂隨風吹，臨臥啟窗，死眾生者追，生營死喪，死死

天地間，浩然氣充塞，一切衆生，飲亦不食，假物成式，遇，則人若

昆蟲入眼者，電鳴驚其聾，如謂

，何以又生頑，可知劍復時，生

復爲人，人死復爲羊，乃至十生

水空依空，解除千劫量，不見莊

盡落色相內，聖眼極沙渺，立見

，徒爲世之殃，降降歸歇絕，炎